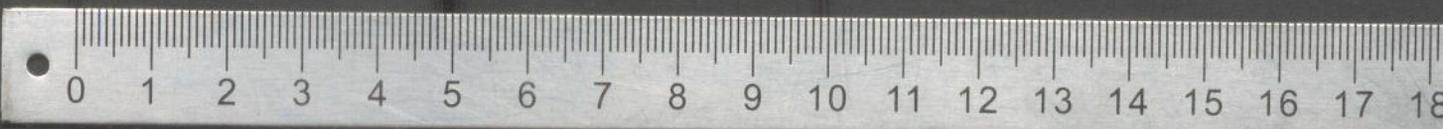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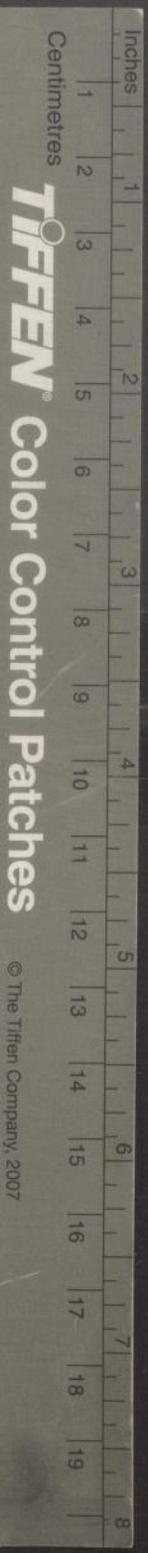


滄螺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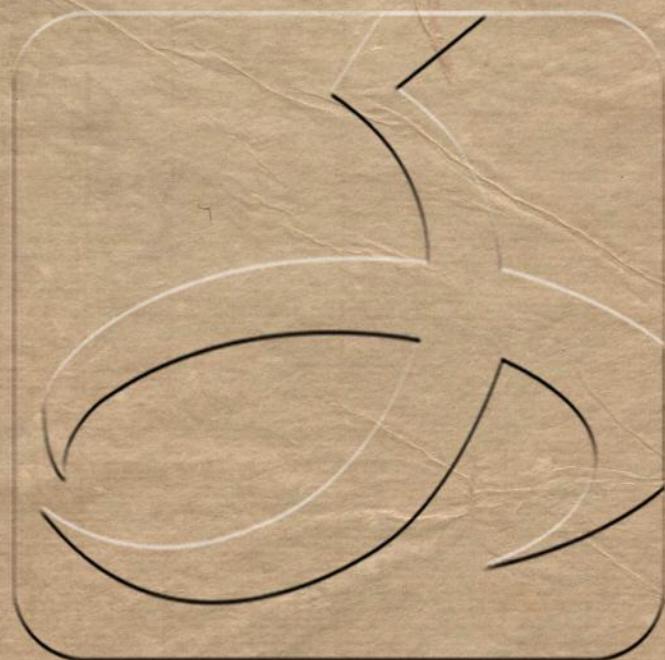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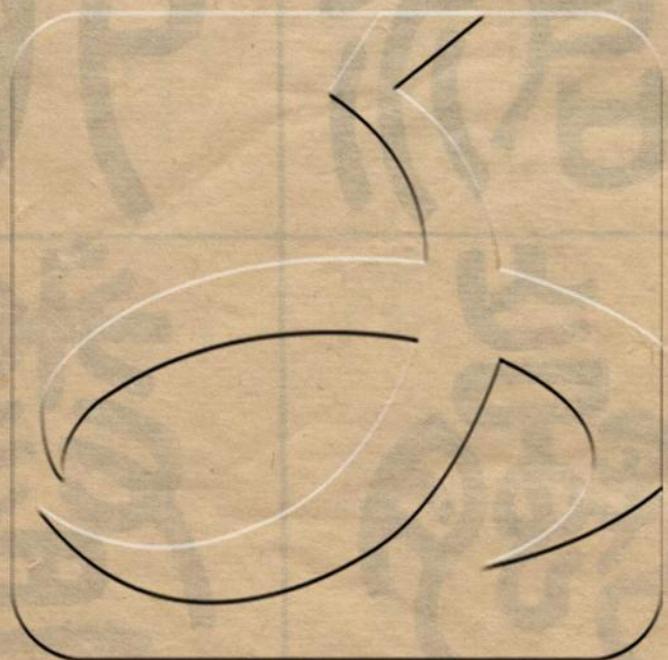
97.451
5337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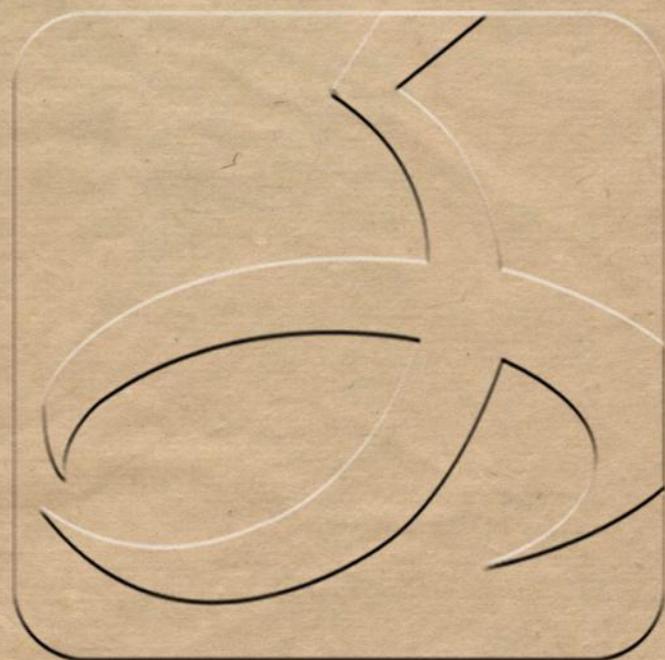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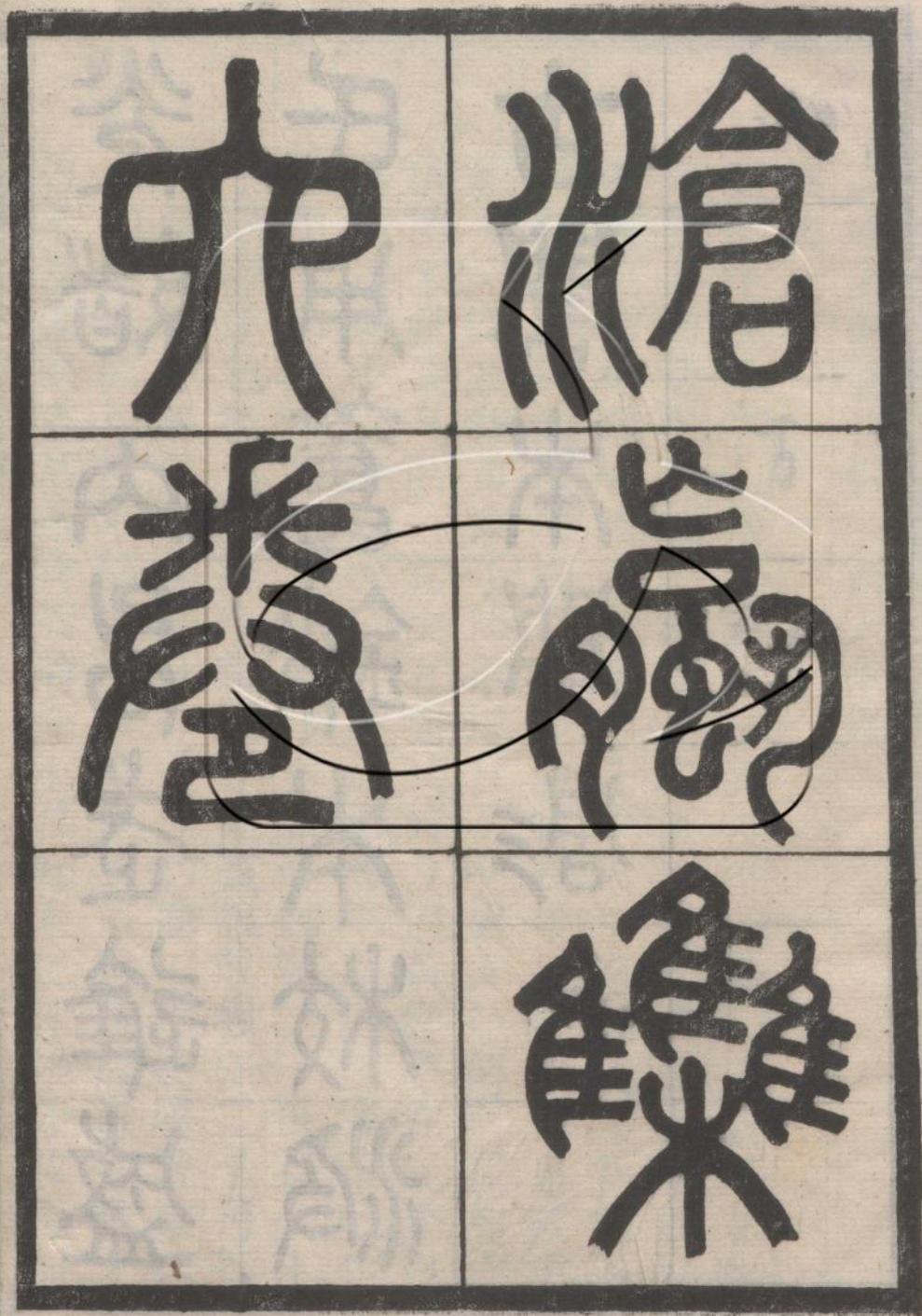
3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古	氏	卷
學	用	緒
本	舊	丙
開	鈔	昌
影	本	卷
	枝	誰
	汲	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九

滄螺集六卷

明孫作撰作字大雅以字行一字次知江陰人元至正末避兵於吳初受張士誠之招旋去之松江洪武癸丑召修日曆書成除翰林院編修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教授入爲國子助教尋遷司業以事廢爲民後復官長樂縣教諭作自號東家子宋濂爲作東家子傳推挹甚至明史文苑傳附載陶宗儀傳末是集凡詩一卷文五卷其詩力追黃庭堅在元季自爲別調集中與陳檢校詩有曰蘇子落筆崩海江豫章吐句敵山嶽湯湯濤瀾絕崖岸粵粵木石森劒槩二子低昂久不下藪澤遂包軀與鱷至今雜遝呼從賓誰敢崛強二子角吾尤愛豫章撫卷氣先愕磨牙咋舌熊豹面以手捫膺就束縛士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後來無繼作其宗旨灼然可見然才力不及庭堅之富鎔鑄陶冶亦不及庭堅之深雖頗拔俗而

未能造古東家子傳一字不及其詩蓋有微意非漏略也至於文則磊落奇偉而隱有程度卓然足以自傳東家子傳謂他人之文束於理則詞不暢肆於詞則理不直惟作洞矚千古之上析之則理勝關之則詞嚴動有據依皆非臆說明史文苑傳亦稱其文醇正典雅云

滄螺集目錄

○卷之一

詩

謝馬善卿送菜

憶昔

邱氏故園

食橄欖

送葛倅還金陵

夏日與諸友文燕

足瘡

送杜孝廉往句容

雪桃二首

讀丹經

客中秋夜

爲翟守賦雙檜

還陳檢校山谷詩

大隄曲四首

送徐總管入杭

切藕

菽乳

寄松江陳山人

雨中

飛魚有序

送人往宣城

次韻大年弟舟中見寄

約潘元飛游惠山

歸帶惠泉邀諸友茗飲

石菖蒲

九日

識字

舟泊吳江呈繼上人

螢火

放螢

酬蔣逸人連日觀花之會

喜晴

大年雨中見寄二絕因次韻

沙上

莫抵西郊

元夕寄梁先輩二首

入秋

○卷之二

序

游采石詩序

送童子陽序

送嘉興路總管陳公序

贈筆生張蒙序

卓錫泉詩序

邯鄲枕序

送淮南省掾梅擇之序

○卷之三

記

太平府當塗縣重建廟學記

杞鞠軒記

大雅堂記

墨竹記

長嘯軒記

東郊草堂記

空谷先生墓磚記

○卷之四

書

上盧御史書

謝蔡推官書

上松江崔則明太守書

傳

陶先生小傳

玉筍生傳

徐臻大師傳

○卷之五

雜著

答性難

說相

皆夢軒說為陳汝嘉作

○卷之六

雜著

坐右銘

洗心泉銘并序

孟氏先印銘并序

伯夷叔齊贊并序

陶淵明贊

李令伯贊

李太白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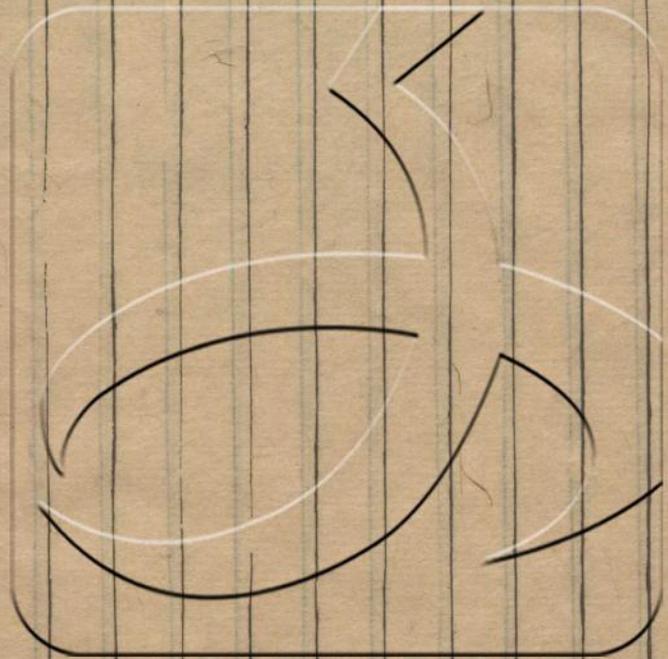
石菖蒲贊并序

小像自贊

書甘澧傳後

滄螺集目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歸桂况周儀陽湖吳文郁丹徒陳慶年全校



滄螺集卷一

謝馬善卿送菜

嘗欣食菜美自謂肉不過今晨齒頰閒屢嚙安敢唾持梁嚙肥鮮
野藪誰當課使君可憐人異味啗小大我本江南樵酸寒羹不日
空腸轉藜莧爛粟連糠糲雨韭春割苗霜菘秋釘座羊腩釀旨蓄
蒲歎維細判芋魁掘地底芡首洗泥科木魚三百頭竹筍一萬箇
朝湘出山廚夕煮炊煙銜堆盤青黃具入口生澀奈以茲媚盤飧
頗復如君作采之諒有時蒸或躬自佐白鹽點蔥橙紅椒羅日磨
蔗錫質劑調醞醢芳辛破香飯炊屢熟宿酒醒方餓鵝掌推不受
鼈裙空欲蛻饋案連十罌飽食深自荷霜根咀寒齏三歎論奇貨
冰壺奪仙廚適口騰軒簸四海一東坡黜謫常坎珂參軍半畝菜
詩句極嘲賀我蠢不償一造物知何那抱食力不任負鋤筋苦墮
亦欲賦歸田自種百畝稔傳君作菜法華莢旋封裏食勤不媿天

汪陰孫作大雅



日晏從高臥

憶昔

畱滯長羈旅今年辭渡江朝霞晴俯檻細雨晚臨窗短髮梳千下
潛魚見一雙驚魂猶未復夢枕海濤撞

邱氏故園

魏公太府司農居園出東廂百步餘兩朝文獻子孫盛萬卷詩書
兵火俱舊聞長老為言此昔時相府今存幾獨此僻在滄江濱似
有神靈相其氏茫茫天運不可推太息平泉草木非曩者大官三
四葉近者救命猶相輝兩園何苦事變革邱氏有內外園松檜螳鑽唯菜
麥冰壺亭水闌鳴伺魚芍陂稻田牛負輓我慚不至驚十年歲月
輪雲心惘然亭子當江望由里兒時憶上假山巔嶙峋怪石森相
向臥草同歸一長歎靈壁何年到日邊園有靈壁石甚秀傑今入內苑金莖此際
承天上東家新亭花滿園珊瑚柯長海柏連寸田尺地百金買看
花一月人爭傳世閒萬事無不爾鏤石鑱金安足恃荆邱不出二

百年桃源那得三千歲文章事業差可遺宇宙高名終古垂隆中
草廬蜀主到揚雄舊宅西人知田荒室空紛感激操鋸再過空四
壁祇有南陽白帝城薄夫起欽尊故迹長歌自作還自吟美酒得
錢須為斟有懷莫挂度外事畱眼坐看梅天霖

食橄欖

碧雲高葉樹亭亭雨打風披子更深到口真如覓幽句急搜佳處
已難尋

送葛倅還金陵

句漏人傳舊葛洪夜深吹笛向江東海樓會散金山寂淮月清懸
石壘空驄馬昔時瞻御史倅車今日見明公倅之父會為御史別懷萬里
如潮急相趁西州船趁風

夏日與諸友文燕

平生四海交佳友一二數早年識黃九黃叔詰屈盤新句爛漫多
文詞晚復親李杜李可久牆東避世公王原十載厭城府暇時得

相過雖夕款蓬戶太邱兩佳兒元方吾所慕

陳希文

半升折足鐺白

石日夜煮低頭誦經史未覺霜月苦今春一相逢喜色動眉宇從
師入天台擬續興公賦我行適四方日與樵牧伍敲門三益友驚
散牀下鼠一呼未即衣再呼那及屢起陳四席坐李杜黃及予相
對出肝膈遂忘親寡旅上馬來及晨投轄過昉午談諧肘腋腕拜
跪肅尊俎歷數座上客坐欠兩公語兩公今何在江湖渺修阻缺
然繒化蝶又似蟹迷駝會合疑有時交親不在故凡此宿昔契每
懷連牀雨誰知一餉樂竟違通昔晤誓去挽莫畱盡日空詹竝

足瘡

足非病跛苦瘡痍兀立攜膝拜跪遲倒屣撥皮真自見登堂著鞮

怒何爲空軒獨臥懷窮麴幽徑微行畏蕪藜俗客相過盡推去一

杯五積睡還宜

五積散酒治溼

送杜孝廉往句容

江東勝地壓西浙句曲山傳天下稀林閒風生一虎過石上月明

雙鶴歸我擬華陽裁白恰君如萊子奉斑衣日長懸幕娛親地小
轎疏櫺入翠微

雪桃二首

昔哀公以黍雪桃孔子非之近世以餅雪桃莫覺其非也賦二

絕以傷之

餅可充飢黍可餐桃如大藥駐朱顏空腸待得三千歲辟穀何人

不入山

大桃刺口如蝟毛小桃青硬不容刀端門馬上晨炊餅誰信人間
用雪桃

讀丹經

服食安可信丹書皆妄語欲脫爪髮枯而假金石固金石本自堅
爪髮那免腐有身卽有患此理不難悟長生就有術古來何賢住
神山五百年石髓流青乳服之等天地千歲不足數此語信可徵
王烈今在否旌陽本靜者好道孰爲伍一朝上青雲千載遺白鼠

當其拔宅時雞犬亦得去胡爲事蓋棺牛羊踐邱莽下士喜聞道
縮口厭清苦空言媿雜亂巧辯爭寸縷所計身後得未見一分補
始吾甚愛之窮詰言更沮仙誠在世間不見良不喻

客中秋夜

故園應露白涼夜又秋分月皎空山靜天清一雁聞感時愁獨在
排悶酒初醺豆子南山熟何年得自耘

爲翟守賦雙檜

公館蕭條百歲餘獨存雙檜向江隅山川雲雨時時會造物風霜
隱隱扶后土不埋龍蛻骨赤霄端有鳳將雛醉翁草木皆堪敬聞
道邦人畫作圖

還陳檢校山谷詩

蘇子落筆奔海江豫章吐句敵山嶽湯湯濤瀾絕崖岸粵粵木石
森劔槩二子低昂久不下藪澤遂包龜與鱉至今雜遝呼從賓誰
敢倔強二子角吾尤愛豫章撫卷氣先愕磨牙咋舌熊豹面以手

捫膺就束縛纖毫剔抉難具論宛轉周脂爲鄭朴煙霏澹泊翳林
莽赤日照耀開城郭沅江鼈肋不登盤青州鱉胥潛注殼洞庭東
南入无野二儀清氣會有壑士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後來無繼作
我嘗一誦一回顧如食橄欖行劔閣忽聞凍雨洗磨崖抵掌大笑
工索摸作詩寄謝君不然請從師道舊所學

大隄曲四首

日落襄陽城月照大隄曲繡頰似花紅含情江水綠
君騎白馬來我騎青驄去背面不相識兩馬驕嘶住
漢水可方舟大隄容兩輪春風隄上花不入漢陽津
宜城竹葉酒女子數錢沽上馬問兒童醉似山公無

送徐總管入杭

灞陵人憶舊將軍細柳階前葉又春萬里北風歸化鶴十年西地
見麒麟臥聽鶯栗滄江迴醉草烏絲畫戟新駿馬好陪丞相後竹
枝歌吹繞湖漣

切藕

碧節冰絲透薄寒金波初出薦雕盤昔曾太華峰頭見今向佳人掌上

菽乳

豆腐本漢淮南王所作惜其名不雅余為改名因賦是詩

淮南信佳士思仙築高臺八老變童顏鴻寶枕中開異方營齊

味數度真琦瑰作羹傳世入令我憶蓬萊茹葷厭蔥韭此物乃呈

才戎菽來南山清漪浣浮埃轉身一旋磨流膏人盆罍大釜氣浮

浮小眼湯洄洄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花皚青鹽化液滷絳蠟竄煙

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適吾口不畏老齒摧蒸豚亦何

為人乳聖所哀萬錢同一飽斯言匪併談

寄松江陳山人

百年苦憶高常侍多病誰憐孟浩然舊喜涉江今不涉空齋時閱

友朋箋

雨中

江南斗米三百錢抱飢閉門人晝眠余翻入市不論直破竈日中

炊溼煙

飛魚有序

暨人航海得飛魚於黑水之洋其長二寸頤兩鬚各長寸餘張

為兩翼海風發作從波濤飛集船上如燕雀既止則不能入水

意者爰居海鳥亦此類與莊周所謂鯤化為鵬不荒誕也為賦

一詩

海於天地中物不能比大陰陽浩出沒造物窮荒怪力足浮三山

勢欲吞大塊豈惟日月浴兼疑鬼神會披經案山海異族紛瑣碎

我時一徘徊足躡二儀隘焉知賈客輩入海如入闔風昏白波駛

雨慘黑洋邁批石噴火發海船夜投物指愁舟壞舟人見海怪

怪乃沒飛魚集檣蛇翅尾錯珍貝初疑燕雀翻復駭蝗螟墜非類

感所稀枯腊拾海外三韓雨霧洗百島風煙帶參差插雙翰敲側

張兩旆形模小鮮具意氣鵬鶴類祇慚海若笑狹小驚此輩我復
嗤海若萬彙同一態神靈數巨魚鯤鯨鱈鯪智屈雲雨能肉大
何足膾龍門萬魚躍此翼吾所快

送人往宣城

送客宣城郡吟詩憶土風雪膚銀杏白火頰木瓜紅楚殿荒山裏
澄江出樹中君親三載仕我友一尊同

次韻大年弟舟中見寄

半生蠟屐負清游兩腳并州復故州鐵笛叫雲疑昨夜江雲隔面
已三秋

約潘元飛遊惠山

錫谷名泉誇第二江水由來勝山水中冷天畔隔蒼煙九龍眼中
差可喜我夢臨此鑑眉須裏茗烹煎攜綠珠老僧麩麩妙而臞忽
來說禪坐跏趺三生豈是舊緣法明日買船當下牖共君烏紗一
裏頭野岸春洲看晴鴨

歸帶惠泉邀諸友茗飲

江南浙山俱可人澤北惠泉嘗入夢昔年濯足望具區船頭百折
煩遮送高情數與此山期舟不衝風雨足之天公忌人如忌疾十
年欲去事長違昨宵拄杖落林谷書舫載泉羸百斛爲倒龍堂明
月珠共試蛇坑小蒼玉故人談頗翻九河舌本嚙枯知奈何此泉
此茗不易得緩飲緩煎還可過人間酒肉誰厭臭我味此泉渠閉
口身如瓠壺過渴羌慎勿與方傳不朽

石菖蒲

曉露飛初溼春苗翦又生靜憐千葉瘦幽喜一峰橫鬱鬱明人眼
青青異物情安期如可待吾亦掃黃精

九日

南國炎蒸初罷暑楚江悽凜又驚秋輕霜未破千株菊高浪閒登
百尺樓陶令去官非爲酒海翁無伴不忘鷗莫愁短日催長夜且
賞清尊映黑頭

識字

文章不經世識字長苦飢而今七尺軀媿此一鴟夷何似不讀書
買牛荷鋤犁六經垂照耀九道馳坦夷天門西北開達者得升躋
儒冠立其下寧問渠是誰鳳雛生不凡三日願高飛蓬鳩遠未識
老死安其卑二鳥各適性吾方定其施鳩兮鳩兮汝勿嗤朝陽合
得鳳來儀一舉萬里青雲棲汝鳩雖老安得知

舟泊吳江呈繼上人

松陵橋畔太湖前斜日青楓繫客船引頸數看花鴨亂含情深媿
白鷗賢千鏡庾嶺傳無盡一宿曹溪覺有緣稍待月明風細熟臥
吹簫管學坡仙

螢火

雨中螢火看不滅入戶潛行欲近人槐市書生經滿案微光待汝
續雞晨
放螢

一室琴書露竹涼小窗深掩坐匡牀戲尋脈望看奇暈忽覩丹良

瀉冷光

螢一名丹良見大戴禮

誰錄異方知卻馬我矜微物解升堂白頭愛

伴書幃客苦節宜儕弟子行

酬蔣逸人連日觀花之會

照座金沙笛裏開青春兩度為花來紅妝初見三千指錦繡重添
一萬堆細雨流霞移曲檻東風落日坐平臺深紅淺白俱情稱醉
後題詩記此迴

喜晴

推枕睡未醒暖湯呼我沐朝日明瓦溝夜雨填澗谷出門正東望
青山繞茆屋鬱鬱林樹姿練練雲氣綠如以千丈縞纏此兩衲足
山方淨眉髻我亦縱耳目欣然欲推挽容抱犍與犢生意固靜佳
世事苦跼促薄田在東野耒耜手未觸如何有暇日煮石飲溪淥
散愁一過從免事糟與麴得此諒已多輯語書諸牘

大年雨中見寄二絕因次韻

十載青春伴旅遊無田安敢羨歸休夢回讀罷淒然句正似彭城
風雨秋

筆端江浪貯雲煙愛汝新詩字字傳爲報客懷無一事日憑花鳥
喚春眠

沙上

百年神物會出此遠人村浪淘江翻屋沙崩樹嚙門芋魁鋤地底
鹿角長溪痕開闢當天意瀾茫恨土吞

莫抵西郊

白日崩雲暮色微柴車獨不款高扉十觴酩酊浮家釀五載睽離
笑客衣瑟瑟雨聲寒漸密沈沈更漏夜仍稀天明卽別愁何限四
壁淒涼萬事違

元夕寄梁先輩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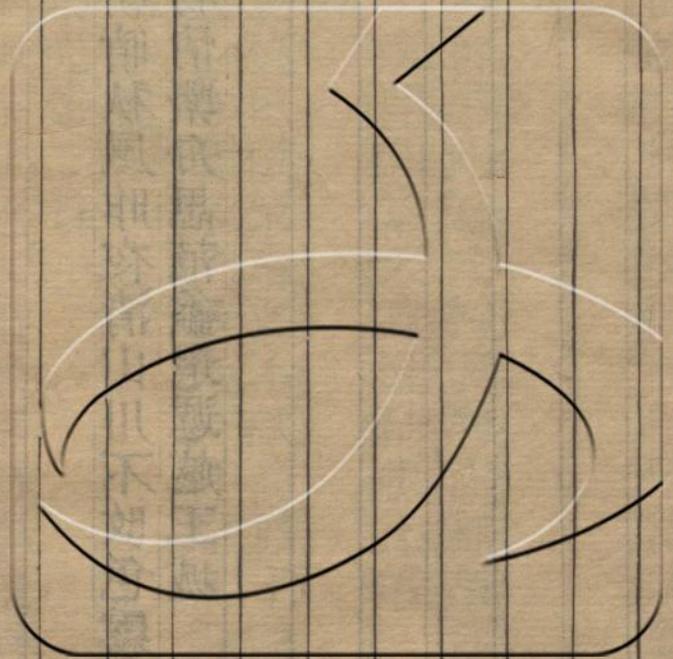
碧沙官渡柳搖新燈火蕭條不負春誰道黃昏先閉戶天街雪色
更宜人

開戶微明雪滿窗空堂睡息海濤撞照人獨有梅花發自洗嘗春
兩玉缸

入秋

江浦今朝暗秋風昨夜清山川不改色霧雨口飛輕出處妨吾道
欽崎見物情繫舟思范蠡迢遞越王城

滄螺集卷一



滄螺集卷二

序

遊采石詩序

予掾姑孰文學之九月始讀太平圖經得覽所謂蛾眉牛渚之賦
詠思欲一至其處會客有朱公子昭陳君宗禮向君子南欣然與
俱而采石遞運官李振文又以扁舟來迓於是四人者循城而西
道姑溪河不一舍至采石時已暝午便艤舟水府祠下眺華光閣
捫蘿而上俯見灘石磊磊煙昏霧艇鷗翔鷺集宛如惠崇所畫洞
庭小景上觀瀾登蛾眉勢益高而觀益遠大江蜿蜒出天門山直
走高下憤如萬馬西來以臨堅城迄至矢亡石盡魂消氣沮不得
已而東折然後滔滔汨汨以就安流蓋韓南澗所謂倚天絕壁直
下千尺卽其地也天門卽東西梁山望之隱如修眉浮空故其高
名曰蛾眉前有洲亙四十里至蛾眉而東江復爲一瀾茫浩渺過
於天門是日天微陰潮已落水自西激磯石出沒如古槎如崇牙

如伏鼉如暴龜其淺碎舟其深莫測世傳下有水府晉溫嶠於此
出其水怪理或然也觀瀾之下淺灘之中復有響石說者謂水激
石響鏗鉤清越如石鐘然亭自兵燹無復遺址荆棘草莽蒼煙落
日殆難爲懷子昭賦詩一首予既次韻復和南澗霜天曉角詞還
宿李振文家明日謁太白墓賦長句遂臨大江北望和城日亭午
諸生張謹復以舟次岸延止蛾眉坐客數人皆沾醉賦詩予又爲
西江月二闕歌以侑觴須臾返照大江水波盡赤微風不興莫色
黯然眾客始興盡而歸按采石自古爲要衝爲重鎮爲河山之險
天下一則商帆賈舶東西萬里貨財川集南北分則兵戈戰艦倚
積如山而肝腦塗地故其地之興廢率與天運相離合兵興二十
餘年民居蕩析而後及見四海一家蠻夷通道梯山航海至無虛
日民始稍稍如病而起如蝥而蘇雖江山之勝自如然過者猶不
無茫然而思慘然而悲憮然而興懷也於是集諸士大夫之作并
予所自爲詩詞合爲一通以覽觀焉而又紀其一時所睹之跡序

以冠之俾有考於歲月之遷謝時洪武甲寅冬十月某日序
送童子陽序

婺人童子陽遊京師過江陰舍故人任子羽家正月二日邂逅於
君山之顛握手與語慷慨望大江論古今人物明日見予舍中益
相歡將行請序予辭君曰吾待子以行予曰子不聞大海之壖乎
有魚焉曰鱸有蟲焉曰蛇蛇之目蝦爲之鱸之在泥也見其汲水
之疾疑其有神焉號之曰子雖神不能挾我於東海之洋乎蛇笑
曰吾待物而神吾又焉能神予鴛鄙自恣學不足以庇身德不足
以及人而君之求復有類乎鱸之神蛇也雖然吾將語子於陽侯
之神洗鱗鬣於沙泥躍然波濤之上使鱸之疑我於神也子陽少
負文學博通醫藥方伎陰陽老佛之書其聲實足以自致不繫乎
言之重輕也然喜其能不自重而請於予姑從發之

送嘉興路總管陳公序

三代之政不復見矣兩漢循吏庶幾可稱者猶有古爲治之意焉

或者以傳無紀錄少之此非知太史氏深微之見與當時賢君相神明之政者也今吏曰循不曰能曰廉何邪蓋能而不廉爲酷吏廉而不能不過良吏而已酷吏如漢郵都是也良吏如魯公綽是也以郵都之能輔之以德公綽之廉益之以才循理而行不出於己緣物而止不凝於事斯其稱循吏而當太史之筆與昔何武爲吏無赫赫之名而去後常見思張堪爲郡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凡人無事時不知樂之爲樂至於離變故當患難然後知向之恬然於至順薰然於至和旣不易得而愁憂悲辛之中一旦息肩管去勞勞就寢席甘夢寐雖處宮庭聞軒縣無以喻其樂也彼二人之政亦何以異哉民或思於旣往或樂於當時固所遭不同而先後之變殊耳唯後世則不然無赫赫之名者見謂無能桑附枝麥兩歧者謂何補政事由是一切承風旨立崖岸急征斂察苛細兩漢忠厚之風斬然矣浚儀陳公守嘉禾移官江浙都府在郡有麥秀之歌旣去而民思之若渴夫民之歌

或有勉強去而思之不釋豈聲音笑貌所可僞爲哉且昔之爲政者有其一而天下後世稱思至今况公兼有其二而民不知惠士不知德於當世之日哉故采張之謠爲韻泄何之思爲詩以樂人有忠厚之俗能不忘公之澤也

贈筆生張蒙序

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遣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嘗留此筆不爾卽以常筆與之旣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入用也柳爲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輩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始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爲善

大抵巖石斗絕其兔下上奔突舉身之力皆聚於毫至八九月霜
降草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勁宜湖又山郡兔材易集
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於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而腰強爲難鋒
齊者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
齊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
吳興陸用之精於爲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
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
艤舟岸下百金易之始無虛歲雖松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
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辨析至到始予識之吳
郡學宮數求予言時方次能書未暇也後予還松其請益堅故序
以廣士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稀也

卓錫泉詩序

余年十九從先君遊定山普照塔院會虎跑泉出遠近趨慶觀者
如堵時長老音公無聞爲住持先君顧謂作曰小子識之不十年

復當有泉側出其旁作問何以知之曰夫育德者物必歸焉以吾
觀之音公德人也殆將出泉以相之歟至正己丑適十年而音公
建方丈落成東北牖下泉忽迸地汪洋甘潔日飲百人其瑩可以
燭須眉其潤可以及草木公乃引流而南注於方池題曰卓錫先
輩葛雲老徵序其事且哀詩以美之作起而歎曰先君十年之言
驗矣生不獲斯言以沒沒而有知序何敢辭謹按郡志暨陽山三
十有四定山當其脊售覆其背負敵翼其脊高厚沈蓄勢力俱到
泉出其胸若兩乳然故虎跑一名玉乳自餘君黃由里號稱秀傑
皆不出泉而定山特有兩脈意泉之所以相有德者其在茲乎不
然其或不幸而出於荒山草棘之間辱於男女之浣濯牛馬之飲
吸農夫樵父之所穢滓而不能有者其孰從而禁邪故天下之物
必得其所而後久必託其人而後傳牛山之木伐於牛羊非物之
不美也櫟社樹絜之百圍而人不敢窺非物性之獨異其居使之
然也世有捐所愛以與人非愛之不至也以天下之物無心於有

而後能有其有也託其有於空言非其有之不足傳必無意於傳而後傳可遠也泉出於山雖泉不能有也而以委道人方士往來共之則其有也無弊託於人無意於傳也而以屬文人才士形於口詠於言則其傳也不朽然則物猶不能自有而託於人又況持其所不能有以自恃其遠也邪記昔嘗行定山之陰泉流竹柏間從一二僧想飲其側今幾日耳而吾碌碌東西此樂渺不可得它日肩輿入山問卓錫泉復有僧指似否吾將以先君之言告大眾刻諸山中且語泉曰吾先君待子久矣更其名曰孫公泉

邯鄲枕序

碁博之戲曠日過時玩物喪志非士大夫幽閒之樂而聖人不廢是物亦聊以寓意焉耳雖然古之作者豈徒然哉率意苟爲必歸於道知投壺之正已援琴之禁邪歌以養性情舞以導血脈今人所謂嬉戲者古人所謂妙道也方其沈潛委頓於仁義禮樂之中忽然馳騫於快心適意之所隨其人之智否而各喻其道之淺深

譬之承蜩斲鼻屠牛履豨技至於妙孰非道所存與余於碁博無所諳悟至於成敗得喪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天機滅沒而智巧所不能及竊嘗欲微著其聲于燕笑之間使人茫然而思憮然而驚以見其不可必者幸而得之其決可必者每不能得則夫感於此而悟於彼者是或知止知足之一助也故以游藝之餘燕私之暇玩心河洛之文極言天地之奧卽其自然之數創爲角棋之法角之言較也爭較勝負故名曰角又四角布四壘得一角者勝故亦曰角夫事固不足以該理法固不足以盡道然義之當行而必行命之不可爲而不爲則世之徇欲躁進以幸其成貪得敗事而求不已者皆可鄙也於是譜其法而名之曰邯鄲枕至正甲午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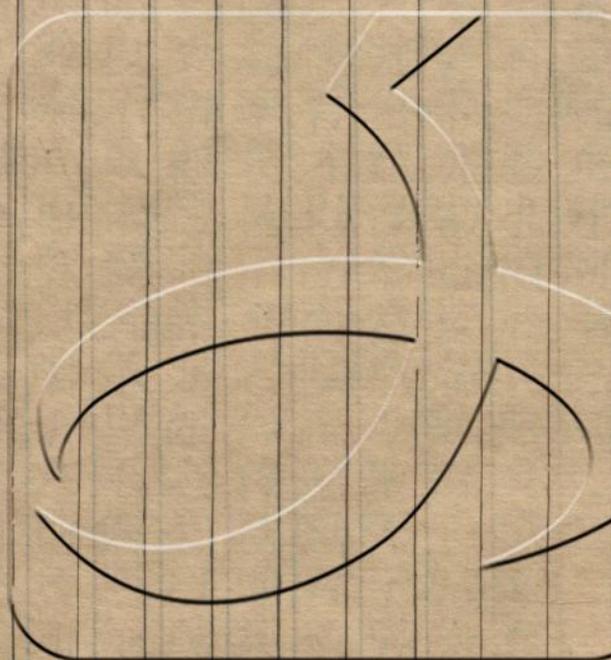
日序

送淮南省掾梅擇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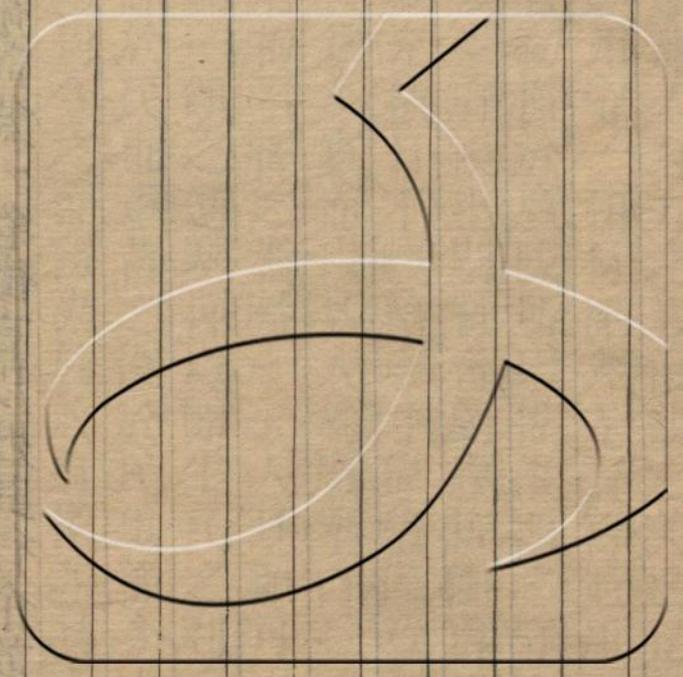
國家以揚州之域介江南北而以其南隸浙西其北隸河南壤地千里魚鹽稻米之利擅於東南爲天下府庫蓋將百年矣方承平

時自杭走汴水陸二千里如遊鄉井如入堂奧如息臥內行者在
室舍者在門囊無裹糧之憂无夜吠之警雄藩大屏坐鎮雅俗
而已掾雖庸人冠弁之裝儀觀之美已足稱其爲才暨倉猝多故
郡列一鎮州守一相材傑奔走賢智並用而掾之爲職始難其選
淮南行省初置於廣陵所以備淮西之守再署於吳下所以控淮
東之藩掾坐府幙上則贊畫廟謨折衝尊俎下則尺籍鞭算調發
征輸填委充積日不暇給瓌才瑋略僅乃勝之以故守相辟置率
不以其員爲多寡而以其人爲廢舉自兵興來由郡幕官取寄是
任如照磨梅君擇之者蓋一二人耳顧可以易言與又况掾之能
鄙非但爲一鎮之通塞抑以開生民之利病何則昔之賦於民也
輕今之誅於民也重昔之役於民也簡今之勞於民也繁昔之號
令出於州司今之庶務決於政府豈非其人則百司無以仰承百
司無以仰承則生民之害何以赴訴於上哉吾懼瘠之中堅而以
外壯爲無患也然嘉梅君之行由州縣而登省署自一郡而周一

國酬宰相之知悉疲民之瘵民困之蘇捨今日將誰望哉僚友徐
子祥撫歌詩爲一卷徵言以壯其行余故道其前所憂者以爲今
喜云



滄螺集卷二



滄螺集卷三

記

太平府當塗縣重建廟學記

邑有學學有廟禮也僨於兵時也僨而興不書常也興而侈美於
 前書乎不書懼弗勸也按姑孰縣三當塗故聲劇治不與它等更
 以事殷教弛俗窳浸為當然今聖天子興一四海綏萬邦越四年
 大論官以儒育才以學而宣上德意者猶兢兢以為艱明年冬永
 平王公俊屬宰是邑下車之初首登進其民間學所在皆謝不知
 問左右吏吏相顧愕眙謝亦如之公曰民不知學焉能知方乃薈
 蠹扶貧昭以不取未幾又示以不偏期年民恬於化公曰可矣則
 召父老端笏齋心而令曰嘻予來前若知有父子乎曰有知有君
 臣乎曰有知君君臣臣父子子所從來乎曰不知也公起立以
 手加額曰此吾夫子之教也教猶天也天可忘乎吾嘗愛仰敬畏
 如父母神明日月雷霆也人不知有父母神明日月雷霆則狂愚

聾瞽而已今使若等去狂愚聾瞽以服聖人之教可乎眾曰諾敢
不唯命於是卜吉日率父老子弟距行春門不百武擇地之隙辨
方正位鳩工庀材易湫隘滂深以爲亢爽得畝若干禮殿論堂門
庶齋庖以次畢興繚池以垣飲射以圃像先師之容秩先賢之位
丹漆黝垩金碧斧藻巍然煥然巖密堅緻雖數世封君之居有弗
能加又剡致郡士爲師以主之生徒彙集弦誦之聲達曙歷再稔
而廟與學俱成集邦人士殿謁行釋菜禮民圍觀之嘖未曾有會
詔郡若縣立鄉學置弟子員髫年齠稚左提右挈民歡趨之籍入
凡千人不踰月冠帶踴躍昂儼雅而學與教俱新君子謂其若
有相者嗚呼爲之難易在人成之難易在天使爲有不盡其難則
成固不獲其易爲於人若此成於天若彼書以是勸來者宜哉公
字用章精敏廉勤事無大小談笑揮之吏畏民服學校其一也是
役也計公之俸幾半入學教諭吳昭訓導劉會李炳實左右之里
士于子中則經營之學舊在行春門外洪武庚戌始改卜此其地

蓋宋之尉司云

杞鞠軒記

趙郡蘇先生避地中吳士大夫爭走其門因闢軒以延客環藝杞
鞠既字其楣又屬爲之文按杞與鞠二類杞卽今之枸杞鞠則今
之甘鞠鞠尤多種他如馬蘭之爲紫鞠瞿麥之爲大鞠旋覆花之
爲艾鞠信皆以鞠而雜餌之其害至有殺人之慘說者謂唯真鞠
延年效與枸杞不殊則真鞠正甘鞠耳世以其萑作羹其花入藥
而本草亦謂服之輕身延年自天隨子掇以供栢案而二物始貴
然其味猶在肉食之亞至東坡翁守膠西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
循廢圃求杞鞠食之捫腹而笑則其用殆與穀粟比矣凡物益於
人適於口不幸而不見賞於世君子卽狸脣豹胎味同腊毒而椒
蘭桂蕙下比茨棘又況杞鞠而已哉故士論之難犯雖鄭子產之
賢曹孟德之姦卒不敢以人望廢清議甚者布衣之士操其予奪
定爲國是以備安危是則物之貴賤詎不以人之廢舉爲重輕與

先生於人物無貴賤大小采攬成就出其口者視天隨東坡之藻
識雖一草一木是非之公無過舉焉今復推其嗜好廁於兩賢之
間然後知向之所同益信不謬予居秀之南湖日與二三子誦杞
鞠賦以忘肉味久矣而比歲下田不登方春農食麥葉或者天發
其珍以相斯民而神靈之效將不在洗髓伐毛之後也乃重爲之
記先生名大年字昌齡

大雅堂記

至正□□冬浙省左丞蔣公之居吳也作堂於私第之西名之曰
大雅堂且徵記其說予惟六經所以爲文者如日月之光華星辰
之錯列山嶽河海之流峙煙雲草木之變化未嘗有意於文而天
下之文卒無以加所謂文之至也而三百篇又文之至焉書之政
事易之陰陽禮之名物春秋之褒貶非不足於文然出於口形於
聲協於律呂宣之金石動天地感鬼神皆未若詩之微且奧也而
其體之大小言之淺深又君子小人之差因是辨焉今公以碩大

光明之器英偉卓越之才致位顯通爲時名卿德之見乎設施文
之著於事業旣已無媿於昔人而燕閒之清論思之暇名其堂曰
大雅者是豈無其故與蓋嘗竊窺三代之作人矣在輿有旅賁之
規位亡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
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是以德業之成不至聖賢不止今已
矣獨有觴豆劍鼎之銘以警朝夕然而秦漢以還鼎彝之銘金石
之固則已鑠於鑪錘蕩爲冷風故其一舉足一矚目惕然以謹其
思愨然以致其守於是始有宮室門閭之銘以存戒飭蓋庶幾乎
三代之遺烈也然公之堂不琢不華其質素其制樸固非斯名不
足以美斯堂而斯堂之義自非公亦烏足以稱情也哉昔周盛時
君臣之間一心同德非有弊也然猶采詩以觀民俗以考政事而
謂之風風之言諷也不肄於官師不列於藝事不許不訕幾諫而
婉譬風之感物而不自知其物之感此庶人之事上也惟大臣則
不然當朝會大享之時君之於臣不特聞其政也欲尋其言不特

尋其言也欲觀其志故詩至於大雅則其音節之簡陳義之高不
佞不諛無抑揚揣切之微有直道正言之易所以爲大臣事君之
忠也與然則義取斯者豈非公位則大臣也言則大雅也苟以爲
不若是者有如此堂也不然不藻其稅不華其棖徒以是爲大雅
而記斯堂吾思非公之志也余嘗獲登公之堂觀大雅抑之戒聆
大雅琴之操而言其志之審矣乃退而陳其直致之辭以發斯堂
之義云

墨竹記

嘉禾吳鎮仲珪善畫山水竹木臻極妙品其高不下許道寧文與
可與可以竹掩其畫仲珪以畫掩其竹近世畫出吳中趙文敏父
子外仲珪其流亞也仲珪於畫世無貶議惟論墨竹或訾其有酸
餽氣仲珪爲人抗簡孤潔高自標表號梅花道人從其取畫雖勢
力不能奪惟以佳紙筆投之按格需其自至欣然就几隨所欲爲
乃可得也故仲珪於絹素畫絕少予畱秀州三年徧訪士夫家徵

其筆跡蔑有存者然則更後百年知好其畫復當幾人耶至正甲
辰夏余友張君翔南持其族人玄輅所藏墨竹示予曰君嘗嗜仲
珪畫願爲記之予觀仲珪隱者也其趣適常在山巖林薄之下故
其筆類有幽遠閒放之情殊乏貴游子弟之氣議者少之其以此
乎且世賴筆墨以傳者非一物而竹之可傳豈以聲色臭味爲足
嗜與若是則幽遠閒放自其竹之性耳今使人指其畫曰是有山
僧道人之氣則仲珪於竹宜得其天者顧欲以是非之可乎渭川
千畝多如蓬麻其挺然修拔郁然茂遂識不識皆知其可愛至於
荒濱寂微煙梢露葉凌雨暴日懸崖拂雲偃什植立之勢生枯稚
老之態斯則非高人逸士窺之歲月之間不能悉也以眾人之未
喻求眾人之必知何異誇昌歎羊棗於鼉鼎之側與事物之殊意
見之異世有甚於此者予故不得不爲之辨也遂書以爲記

長嘯軒記

人之聲在天壤間與元氣同出入猶魚之在淵與水同呼吸也故

凡聲與氣同則雖生殺萬物慘舒陰陽代謝四時將無不至矣其
汎宮流徵音中律呂使庭柯脫葉萬籟爲虛凝游雲而集長風又
何怪與昔者聖人知夫情之不可已也爲之嘯歌以洩其憤懣不
平之氣是故嘯之清也淒然其似秋使人無不悲歌之和也暖然
其若春使人無不說而八音之政於是通乎人焉西江劉子憲自
其少時以奇氣負六經之學研精揣摩王爲歌詩駸駸然上追漢
魏下軼晉宋旣以得名當時然猶自謂僅足以咀草木之英而未
足以吸月露之華則又發爲長嘯之音寄興一時以名其軒而士
大夫因以阮籍孫登輩方之是豈足以知子憲哉子憲之事業雖
不少概見方其結軫連騎北抵燕趙西歷秦晉上太行窺穀澠絕
黃河過伊闕徘徊乎梁宋齊晉之間泝洙泗之淵源慨陳蔡之遺
跡而知道大之不容則子憲之心固已大喪矣長嘯之發豈不賢
於悲歌廣武之臺與旣而南望大江鼓柁吳越逍遙閩嶠以挹武
夷山水之勝庶幾復見延平師友權歌九曲之餘則此嘯之發且

將臥餘子於地下又豈艱危隱約沈湎自放於禮俗之儔可同日
語哉以是觀之懽忻悲憂之嬰吾心浮沈榮辱之閱吾目成敗得
喪之過吾耳舉不滿夫一嘯而世有恃其不足恃以驕乎人寧弗
少媿也與吾老矣異日儻見子於麻姑山中聞有鸞鳳之音逸於
雲霞之上者非子也耶子母曰不吾知也

東郊草堂記

松之海隅有培曰漢城城之隅有隱君子曰東郊先生家焉先生
與予旣親且厚其出處亦往往相類獨才與識不相及初江陰之
警也公微服杖策變姓名來吳余不更事意謂士君子遇則志四
方善天下不遇則守墳墓死鄉里而已去將何之未幾郊壘日斥
鼙鼓日急戈矛劒戟之聲相聞晝不得居夜不得息然後悔吾知
之不豫引之不決而公之去其見遠矣暨予得脫於難辛勤來歸
公聞而輟耒東原且弔且慶館予客舍方是時余視東原耕田之
樂豈可及哉會四方爭延士復與公合曳履接席邂逅相歡雖時

睽離離必合合必相教語曰若得謝必同里而居同畝而耕以佚
吾二人之老余應曰諾則又笑曰方今中原多故天下未定此俊
傑馳騫之秋非公輩高枕之日若我等乃如公言耳後予忝教嘉
禾將規田舍去老松上以復公言而先生書來則已退休於居買
田築室漢城之東扁曰東郊草堂徵記其事予唯士之出處進退
不可以不謹如此勤是物則爲君子玩是物則爲小人始吾之去
也嘗從於公今公之歸也又先於余余其去君子而歸小人審矣
一俯仰間向之大車長蓋望塵雅拜者固已澌滅而無餘迹其僅
存不過當時齷齪不仲爲世鄙笑之輩豈用舍進退時有利鈍而
貧富貴賤天之予奪復有幸不幸耶抑予奔走飢寒固其常耳獨
念出入憂患進退從容卒能以危爲安如先生者庸非真知去就
蚤見明識之士哉吾田距公三里幅巾杖屨登君子之堂樂而賦
詩以歌其志固將有日於是書以志余媿公者多矣先生名訓字
君立蔡其氏蓋松之士族也

空谷先生墓磚記

先生諱遠字之近小字紹堂姓俞氏江陰人也居空谷里因以爲
號世稱紹堂先生而不以字行其先累葉宋衣纓大族至內附三
世不仕以隱德稱會州里驗田甲乙主徭役不勝家業益衰遂爲
齊民先生生甚癯長不滿六尺美髯清肌骨見衣表目光炯然愛
著小冠戴方山櫛笠白綺裘環玉帶羅望之如風塵表人一市人
起立幼好讀書立操行竟歲不窺戶庭日寢有聞里大姓王匡山
素負才少許可首延先生爲師由是翁宗之弟子承先生教揖讓
進退與爲詩文皆有法度其綜練細故問無不荅荅必中成敗肯
綦尤善談名理弟子有問舜大孝瞽瞍日殺之何也曰爲不同有
問貌美而貧曰有甚惡陋而貴曰有甚美雖率爾談笑無不可書
或曰先生風裁高奚爲不仕曰夙有先誠不敢忘命用是卒於布
韋故人孫帖甚貧自常來歸先生均食與衣奉之終身帖晚得廢
疾家人苦其攜策時出諄語先生笑曰孫帖先生貧而歸我我不

當以疾棄之慎勿復言歲大瘡耕傭或以病告家人迫其去先生曰強而事我病而歸之非人情也使昇而歸死是以昇故死之彼孤之人子獨人之父弗望我乎且療以醫藥未幾果死其父乞捐溝中復止之泣曰歲凶爲棺難骸骨徧野不獨吾子先生曰汝子生盡吾力死而委食烏鳶可乎第安之竟出棺衾以斂鄉人聞之莫不歎曰此非直長者死生緩急爲義不欺人也里俗歲迎神會先生出神止其門昇不勝重鄰父辱先生教素不惑者亦竊怪駭先生家嫗宿受教令獨不恐大罵叱之眾爲悚栗神亦帖帖去不能爲災眾始厭服相教勿爲淫費宗人有受教親死不爲佛事者浮屠闕門誚讓之曰吾有所受矣非若等所知凡先生言輒感化類此先生生長兵餘苦爲生難誅蓮菴植桑棗理頽垣廢址二十年弗具生徒鳩材輸贊稍助成之爲堂三間與姊壻魏則之先生友愛無比通財合居居其東曰東愚居其西曰西愚鄉人化之兄弟至今以俞魏爲言至正壬辰鄉寇竊發所過殘滅其舍復爲

邱墟先生埽地爲席累整爲榻客至嘯歌自如人或危之先生曰汝憂吾不生耶吾愚死不殊耳一切世事絕口不言性不善飲唯酷嗜詩不輕脫橐脫必驚人如龍門梧歌小石灣行澄江□□等篇播誦人口不下二李而理思過之時雖搶攘未嘗廢吟聲一日浩雪新霽道益如春先生乘款段微吟未就望見兄子寬負茶具遠來便下馬憩松間掀髯大喜曰子適何來寬進曰固願侍謁於前也因趣令淪雪具茗曰吾詩成矣明日好事者傳以爲圖先生不樂著書曰後世書愈多而學愈陋矣唯豆亭集學詩管見行於世祖某父某娶曹氏子男一人樵事親謹甚女二人長適惠連次適湯炳孫男二人庠序曾孫一人倪壽七十有三歲以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吳郡之客舍前自爲志別親友後十有某年月日孤樵以其喪返葬某鄉之先原銘曰

豐於德嗇於書如挹如注稽其徒久而巖之道恐污三尺之墳此其墟嗚呼銘哉式後殂

滄螺集卷三

滄螺集卷四

書

上盧御史書

御史閣下僕聞之求榮名以顯天下者好名之士趨之務修德而勵操行者實德之士歸之二者猶影之從形響之應聲雖威力轉移其口不能易其志也僕窮居隱約晝而讀書夜而忘寐思古公卿大夫與凡所以爲士之去就從違而得其說閣下幸垂鑒焉昔者戰國有四公子齊曰孟嘗趙曰平原魏曰信陵楚曰春申此四君者天下皆稱其賢然知好名而不知好德故後世汙穢不潔之士掉鞅頓足想聞其風而良篤修激之士或恥言其事蓋忠信廉潔者士之船乘也舍忠信廉潔而欲求士無異棄舟楫釋車乘而期遠到也四公子自謂忠信廉潔不足以取人必沈舟破車而後有以得衝波絕塵之士故天下之賢如魯連虞卿皆蹈東海著書以泯其跡彼屠賈嗜利之夫雞鳴狗盜之客得以竊跡於門而卒

無益齊楚趙魏之滅亡也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而能行義吾不信也夫勤苦而執忠信恬貧而不貪行義而不污天下之至難也行之於己無與於人然而乏代之君皆以此取士而士必以此自勵何耶士非好勤苦而忘逸豫樂貧賤而惡富貴也非苟爲義而迂闊其行也爲夫志不勵則節不立行不潔則守不固義不勇則事不終古之君子恥斯三者甚於勤苦貧窮故能言不失身行不失己用則尊顯其君功蓋一世沒則明並日月垂於無窮此士君子所以日夜甘心不恤恤乎貧賤也今之士君子何獨不然窮苦立節者不聘於當世徇名卑行者不適卿大夫之求上不信於下下不伸於上爭持而不解相難而不發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昔之爲國有求千里馬者而市其骨期年而千里之馬至者三夫馬猶有之也今之帶鉤以犂牛之角角不能行而充於道路重於金玉非好之至乎士患不好苟有好者豈慮無立節之士如馬角之至哉僕每服讀先朝名臣文章事業如疏齋翰林鉅儒元老未

嘗不廢書感咽恨其生晚不得奔走以備使令然私念其盛德之後僑偉之績儻及見之不自意獲觀閣下光明雄傑之器清拔魁邁之材處機要之任執百有司之衡言足以達天子之聽聞權足以抗宰相之論議力足以顯微而發幽天下之士凡有實德者輒食投飭而迎之此其道德之光文章之著政事之施復始光前燁然足以銘金石播聲詩昭竹帛而士君子延頸躡屣咸願出門下也僕雖不足以當前立節之士然生長閭巷內無養親之資外乏聲勢之援其窮抑亦至矣家本儒素好論著文章不能與時浮沈蚤夜孜孜獨以不見閣下爲恨今而後得其時矣貧無以爲贄謹獻舊文一通伏唯閣下教之幸甚某再拜

謝蔡推官書

竊聞才者天下之利器也德者利器之所載也德譬之車才譬之物車大則所乘者博德大則所施者遠然人每失於顛沛覆折而不救者則以其所載者小也故士非患其無利器也常患無實德

以載之耳何則冀北之馬天下之良馬也一日千里而詭轡竊銜則人以爲賤馬矣棠溪之金天下之精金也一日而三躍冶則人以爲狂金矣士之無德何以異哉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蓋人之至願而不能得者才也今幸有以得之則父讚其子兄愛其弟君願爲之臣士願爲之友又其下者環視而伏之而才之可願極矣然而恃勢以誇人之不能盛氣以掩人之不逮勇奪天下而人瞪目以指之辯屈其士君子而人競口以擠之志窮天下之智力給天下之藝而人不以爲賢則才之不幸復有過於此乎是故天下之所少非才也德也古人徒以才而幸其事之立者其唯戰國之人乎戰國之人其心悃而貪天下之士乘其悃而脅之因其貪而餌之則雖徒步躡屩猶足以致位卿相及其末也雖殫身碎首不足以謝天下之人彼戰國之士猶然况非戰國之時乎方今海宇清明才俊效用大臣長人專以寬厚敦樸鎮浮靜躁向之剽悍輕疾者莫不改心易慮痛自刮磨

務爲持循雅飭之行而驚世駭俗不規法度者靡所容於其間此尤不可以無德而進也明公拔跡於士庶之列非有貴勢以相先後倨起於葦門圭竇之間非有貨財爲之聲名言非忠信不出其口行非仁義不履於身躬親儉約而不爲矯激之行自處廉潔而不求絕特之稱明足以直天下之枉而不爲訐剛足以挫天下之銳而不見其強凡其所爲皆以德而濟才不以才而廢德故它人守之而不足明公用之而有餘不亟不徐跬步清要望之如揚鑿挾策於康莊之衢而追之者如負驚驥而陟九坂也且今之才能自試於州縣者寡矣而況能自拔於憲司進於憲司者千百人之一也又況能自致於執政之府方其自謂老而歸也公卿大臣相與挽而留之又將大用而不置也明公何以得此於天下乎天下之才蚊蚋其紛紛也終不能效明公之尺寸者非其才之不足稱顧其氣先有以蓋天下而德不勝載也古人養其氣於無何之中蓄其德於不用之所逮夫用也發之以德而不爲氣動持之以氣

而不爲事役濟之以寬維之以毅而不拘於近小是以成功之大
澤流之長巍然煥然可望而不可及也明公其亦若此乎僕也生
於閭巷長於一州幸賴先世餘業讀書爲事蠹不墜其家聲而明
公之知特先於人辱出門下者今三年矣思唯自效以報明德勢
孤力薄固有攸濟然區區之私終不少貸以故不以辭之鄙陋而
樂於進說伏唯明公教之亮之

上松江崔則明太守書

月日孫某再拜贄書明府閣下竊以謂賢士大夫之出於人國譬
若象犀珠玉之充富室象犀珠玉不產於通都不列於市肆而用
足於富室者好之至也嘗使國之好賢如富人之好貨則天下何
患其無士蓋物不係於土之所生而係於人所好冀北之良馬越
南之利劍天下孰不知其爲才至於能用其良則燕趙是已善收
其利則吳楚是已不然秦不畏冀越而畏燕趙吳楚者豈畏其國
之多賢與徒銳器爲之使也然則物猶足以強國又況士出於其

閒哉方今南方事殷兵革未戢浙之西江之東士之流離播徙不
出於蘇則出於松而已松固善郡也然所以能善其士者庸非良
牧守之惠乎今使東西數州之人歸閣下未足多也以數州之士
于于來而求閣下之依是必有故矣且難爲者牧守難平者士論
僕入閣下之境不旬日間識士大夫幾十六七其喋喋稱閣下者
亦十六七可誦而傳日之尤大者四一日鋤姦強二日恤民隱三
日均賦役四日急賢士其餘不能盡數僕不敢遠引以瀆左右卽
此而觀竊以南北道里雖遠良牧守雖眾至其尊主芘民之術若
閣下之倫多不一二數也何則是四者施於無事之日易見於多
事之日難無事之日行之其功淺多事之日行之其功深苟舍是
而以政言則危邦矣亂國矣奚可歸乎僕涉郡縣四五越水陸數
百里捐墳墓挈妻子以來思望履葦之光揚無前之偉績求數畝
之田爲老農夫出租稅以給公上私心甚勤愚不知其果能否也
閣下幸辱聽之僕雖不佞操筆墨以效驅馳親賓客以觀政化上

不乖養士之心下不負君子之教又使四方日聞士之歸閣下者
輒與之游輒進以禮布前此未施之政開來者未濟之心若是則
閣下之英聲茂實傳之耳目載之簡冊其有既乎詩曰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侯之謂矣不宣

陶先生小傳

先生諱宗儀字九成姓陶氏其先由閩之長溪徙永嘉陶山再徙
台之黃巖黃巖之族二曰赤山曰陶夏陶夏諱泰和者宋皇祐裏
溪都巡檢也復徙湫水是謂先生之始祖曾大父居安太府寺簿
大父應雷太學錄父煜贈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
先生冲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
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永嘉李孝光京兆杜本問文
章爲事故其繩檢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雍
篆筆家甚貧抵松教授弟子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

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華
南臺御史丑聞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未幾太尉淮東張士誠開
閩姑蘇數郡之士畢至其部帥議以軍諮屈先生亦謝不往入職
方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謂讓
之曰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天下之士孰不靡然向
風而子矯矯若是先生歎曰奉檄而喜所以爲親祿不逮養適增
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莫大矣踰分之榮其
敢覲乎藝圃一區果蔬薯蕷度給賓祭已餘悉種菊栽接漑壅身
自爲之閒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先
生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
松城之北泗水之南諸生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
所共傳說邪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
卷其未脫藁者不與焉

贊曰古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老成邈矣得見典型者斯可矣

憶余幼侍先君子采宋故實至走杭之遺老年入九十者錄而傳焉言及必流涕太息曠四十餘年世無其人久矣不自意文獻之徵猶有如輟耕錄者在然不百年吾恐未知是書之爲寶也使知爲寶則先生心術之微雖無予言有不傳也耶

玉笥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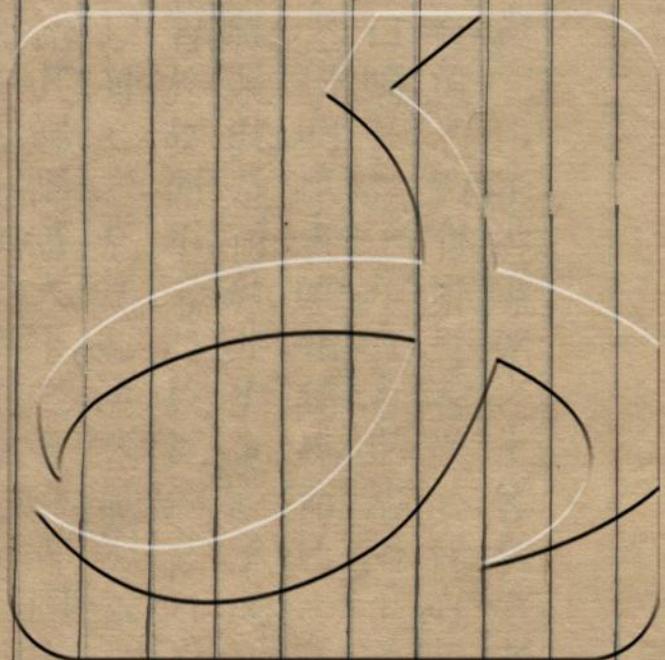
玉笥生者會稽山陰人也家玉笥山少力學有志旣壯負才不羈薄遊四方慕魯連子爲人不治產業誓不娶不歸鄉里故年逾四十而猶獨居親舊或稍勸爲計生輒嬉笑舍去曰吾身未立天下事未已此大丈夫口以國不以家之秋也吾豈不知有舊田廬足以資衣食無乏而此拓落邪先是國家承平民無藏甲士不言兵生始徒跣走京師謁貴人劇談天下事眾駭其狂且謂曰生洛陽少年專務生事不合便拂衣還江南淮西揚塵聲勢日甚物情惶惑生首抗大議言論風采歆動時相居數日不報入富春山混緇黃輩爲方外遊日以詩酒自放里豪見而異之爭下榻設盛饌生

弗之顧貧士或置雞黍輒飯不辭閒有識之曰子非張憲思廉邪君之齒長矣猶溷劔士俠客爲也爲具衣冠強令出山生默不答久之一旦升高望遠若有所覩退謂所親曰吾亟去汝輩亦慎勿居此呼避避里中三日而逃眾不之覺會寇狼狽猝入兵死五百餘家始悔不用生言生識見沈敏博學無不窺其間靜寡默在稠人中或被推墜無所較也及遇事酬酢論兵說劔天下一豪健辨士與縉紳輩爲文章談王道從容禮法雖老儒先生避之論曰士貴善用己善用己者必善用人生之才氣雖予不知其有挾予開扣底裏輪發肺腑百反不能竭噫澤中之蜥蜴不用則委蛇草莽間用則致雨雹猶呼吸也生善用己亦若此歟

徐臻大師傳

徐臻大師者江陰夏浦小龍寺之僧也其初淮人少勇敢任俠喜鬪手格十餘人至正十二年春盜起馬沙剽掠爲寇其里中大姓陳氏募千餘人收之爲賊所敗陷其首領張氏父子二人父擒而

子死先是臻與賊巢中張庵僧往來臻弟子實張氏僧也張氏被
難臻德張氏欲報之乃僞爲訪張庵僧以偵賊情賊之子徐氏年
幼出家爲張庵僧會僧從賊家歸臻探之具得其實至夜聞鉦鼓
聲知賊盡出且守者皆疲弱不足憚因操大斧鑿竊入賊家牛闌
中見守者皆醉臥臻連斫殺守者六人斷鎖負張氏從間道出張
氏由此得免嗟乎世之所謂烈丈夫忠勇氣坐食廟堂出死力以
衛國家者豈非平時尊貴人邪一旦緩急則俛首帖耳顧身而不
顧國見利而不見義罷百姓之力竭天下之才僅爲鬼蜮陰計之
資而慕義奮發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酬毫髮之恩者乃在於
人倫之外比權量力不啻泰山鴻毛而其人安之其自視賢不肖
何如也臻之心非忙於利非迫於無聊其慕用之誠蓋有相死相
生之義也不然餒肉於餓虎俱糜於鋒刃之間功不足以立德死
不足以成名不爲天下笑者幾希吾故惜其志感其難書以爲人
臣僥倖不忠者勸



滄螺集卷五

雜著

答性難

東家子與二三子遊濠梁之上客有漁者投竿釋餌而上曰吾見
夫子類有道者似有所思者漁心竊有蔽焉願因夫子以祛其惑
東家子曰嘻吾觀子非漁者也姑語子之志焉漁者三揖而進曰
自朱子之學明學者唯知誦說而已一言不敢有加也若荀揚韓
子之論性果孰是而孰非乎東家子悅而歎曰子之及是也大矣
然學者習於故而不考其故說於言而不知其言徒以口耳之學
爲明不以身心之病爲恥渙然無統雜然無緒曾不察是非之真
試爲子語其歸焉昔天下之言性者四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
揚子曰性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三子言性實孟子啟之也何
者彼曰善此固曰惡矣彼曰善又曰惡此固曰善惡混矣彼曰善
惡混此固曰有上中下三品之別矣各師其師各是其是無惑乎

言之多而不要其中也大率善不過理惡不過氣孟子得其理三子得其氣孟子語理而遺氣故三子得以其氣者議其非三子語氣而遺理故孟子卒以其理者奪其是嗚呼破天下後世之的者孟子也起天下後世之爭者亦孟子也譬如玉天下孰不以為寶孟子乃謂寶之美無出乎玉於是詳者紛然而起指其疵摘其瑕以議之曰玉固美矣夫亦有不美者存是則寶失其寶者豈非孟子美之過而反輕與向使孟子之言不白於後誰以三子之說為非孟子之說既白於後亦孰知三子之言雖過而未始無其當與何以明之堯舜與途人孟子之言性是也堯舜與途人二三子之言性是也謂孟子之言性非世無堯舜矣謂三子之言性非世無桀跖矣於茲有人焉方其醒也言皆忠信行皆仁義謂非性善可乎比其醉也言非忠信行非仁義謂非性惡可乎孟子言善理之明也荀子言惡耗之昏也孟子得其常荀子得其變若荀子者雖不謂之有識然亦不謂之無見者矣今或一切善之謂凡惡者

皆物之奪則又不唯無見謂之無知可也問之曰人皆可為堯舜其不為堯舜者無它是物欲使之然耳於戲天下之酒足以亂性豈不為酒困者皆聖人之徒與殺人而奪之貨盜也豈不為盜者皆世之君子與人猶有欲也寒暑殺人天地果何欲以蔽之率天下而趨猖狂之域者必此之言矣漁者曰先儒皆謂氣有善惡子獨謂氣無不惡豈堯舜之質猶未善與東家子曰天下之理一一則純而不貳故謂之善天下之氣二二則雜而不純故謂之惡堯舜豈能外二氣之稟哉但常人之稟不偏於剛則偏於柔不偏於柔則偏於剛剛過為剛惡柔過為柔惡正猶陽極為熱陰極為寒其毒至於殺人者得二氣之偏也惟聖人則不然陰陽合德粹然中和陽不過於剛陰不過於柔氣無專主德性常用此堯舜之稟異於常人而無偏惡之弊者得二氣之和也蓋善者一之至可以言理而不可以言氣和者二之平可以言氣而不可以言理亦猶五味相濟騷不見其鹹醯不見其酸可以言和而不可以言善生

質之粹可以言美而不可以言和是也漁者曰或謂初氣善終氣不善故草木初生無不可食安得謂氣無善乎東家子曰者是者以爲喙食少而不殺人爲善也生而不毒非氣之善是氣之未完譬之赤子之心其氣柔弱未知所以爲不善也曰然則氣質之性而又可以反之是亦足爲善矣曰氣雖惡矣然強者主之刺者奴之氣強則動爲主而情放氣弱則靜爲主而性存汨於動者惡之本反於靜者善之機動皆氣也靜皆理也善反之靜奚爲而不可哉漁者曰氣之惡旣能害物則口害直亦多矣今又不然何也曰氣化流行太過不及其數無算至賢不易至惡亦稀故堯舜不世生桀紂不世出且天之生物不能皆陽亦不能皆陰惟其不一是以不齊中人以上雖未極於中和然氣與理合則聖可學而至賢可學而能中人以下雖未極於偏然氣與理乖則自暴自棄者雖不爲惡爲惡之心未嘗忘也是則性其情而不易者上智之明情其性而不變者下愚之昏不猶水乎湛然不波者止水也其上

智之明乎躍然沸騰者湍水也其下愚之昏乎止水之性靜故應物而不逐於物湍水之性動故堯物而不循於物靜勝則氣清而性之用行動勝則氣濁而情之用熾故孟子四端曰心曰才而不曰情苟情出於性則是性而非情矣此非孟子開性善之端所以明餘者之不善與漁者曰性果靜而情卑動非性爲體而情爲用乎曰非也性非待情而用情用則性滅矣蓋應物者心性之動也逐物者情性之鑿也謂之心者萌於性之正好惡之公是也謂之情者感於氣之邪好惡之私是也漁者曰心統性情而子以爲性之動何耶曰心者性之萌情之根而神明之主動靜之樞也以器而言心所以統性情也以道而言性而後有心心而後有情性者心之靜情者心之動也應物而動不役於私性之發也故謂之心心旣發矣牽於物欲而氣爲之主性之汨也故謂之情漁者曰孟子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是情亦善也子何以必其爲不善歟曰夫旣曰可以爲善則亦原於不善而已猶指其小人曰是亦可

以爲君子則其初非君子明矣漁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才旣以質言則人之不善果非氣質之罪矣曰非是之謂也才質之質孟子皆以體質言非才之罪者謂非本體之不善耳又曰不能盡其才亦謂不能盡其性之本體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言不可以情之不善遂信其性之無善如水之就不不可謂激之過顛遂以水之性非下也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其聖人之性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聖人之心乎聖人之心無一息不靜故天地之性無一息不存常人之心無一息不動故氣質之性無一息不亂顏子不遷怒和也不違仁中也其靜而反於性之五乎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和也主靜以立人極中也其靜而得其性之本乎漁者曰子之言高矣美矣夫亦有所受歟曰嘻遠矣作始受之先子靜安者先子受之太父明父君太父受之先公澄川先生而又質之先師晉之耿先生其言悉合而無異也漁者唯唯而退

說相

相人之法論形而取舍之此世俗瞽伎之見不唯不足以知人而吾所以取火者一失其當則未免喪心挫志茫乎君子小人之不暇擇矣九方皋天下之善相馬者其求馬也物色牝牡不能知而不失其爲良馬故伯樂曰若奉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善相人者亦然相雖定於形神氣色之中見常在於形神氣色之外余嘗學此而得二法一曰變二曰常常者人之所不見也變者人之所不知也常猶可勉變則雖鬼神有不能知當知其勉強逆計以遁其情則雖季咸之相壺子不能得其略至於天機之動忽焉而不可掩是雖裴行儉之議王楊盧駱無以出此也莫難逃者動靜語默之機莫難禦者倉猝應變之械於其不可逃以觀其愛憎取予之常於其不可禦以窮其必發難忍之變一變一常反復相明而貧富貴賤壽夭之理得矣譬之水匯而爲淵繳而爲湍束而爲峽流而爲川人見其異耳然而注洋起伏

之形悍怒崩蹙之勢萬變不常而大小淺深之數可以智測者其理一也里士陳君漢翁善相人與予言悉合故錄此以遺漢翁而士大夫得吾說以通之亦或有以知相非進於技而已也漢翁通敏博藝舉止落落如物外人尤善飲酒所得輒送酒家嘗爲學宮不久卽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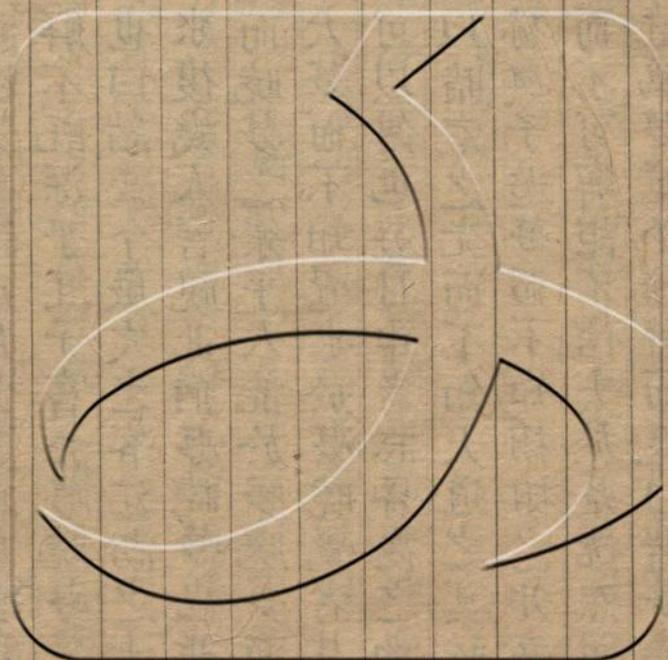
皆夢軒說

爲陳汝嘉作

余客松上夢一道士戴華賜巾著黃練衣者來訪余揖而問曰客誠有道之士耶何衣冠之異也客笑曰子未問道也吾身蛻也衣又吾之所以蛻所蛻也蛻且非吾有蛻所蛻吾烏乎有哉余曰若是則遊方之內者縣而未解也請論縣解可乎客曰然子以淳子芬之典郡貴乎曰不足貴也子以莊周之爲胥樂乎曰甚樂客曰是二者皆未足以語縣解也敢問何謂邪曰汝於周則樂於芬則不貴豈以蟻夢則夢胥夢則非夢也於一夢而別二夢是非縣之未解子今吾有術能與萬物變化試使汝一爲胥一爲蟻子且樂

乎且不樂乎抑將以胥爲樂蟻爲不樂乎曰悉不願也曰然則子於胥夢說螳夢憂說爲火災憂爲寒冰熱戰於內冰炭膠其胸縣之不解不旣深乎且子嘗於夢曉夢乎曰有之嘗於夢曉夢覺乎曰未也曰諧哉今嚴穴之客江湖之士投簪紱而謝人事其往幾人其來復幾人吾視此猶夢曉夢也非夢曉夢覺也曉夢覺者孰有覺而曉夢之樂乎人能於夢曉夢而不能於夢曉覺是故終身遊於大夢而不知覺也於夢曉覺者其唯至人乎然夢覺可以致而不可以傳也遊日中者忘昏夜之幽趨鐙燭者忘暗室之陋吾燭子以暗室之光而不知大道之冥皎子以望舒之魄而不知陽烏之赫與子遊夢而不知栩栩之非吾是則道可致而不可言縣可言而不可解詎不信夫於是恍然而醒惕然而起不知夢之爲吾吾之爲夢童子擁篲而進曰皆夢先生來也遂理前夢爲皆夢軒說

滄螺集卷五



滄螺集卷六

雜著

坐右銘

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也潛靜以養其心強毅以篤其志去惡於人所不知之時誠善於己所獨知之地母賤彼以貴我母重物而輕身毋徇俗以移其守毋矯偽以喪其真能忍所不能忍則勝物能容所不能容則過人極高明以遊聖賢之域全淳德而爲太上之民

洗心泉銘

并序

華亭蛇山慧日院之東鳳皇山之西南友人夏士良築別業其地墾辟除治得泉穴舍後汪洋甘潔不竭不盈因卽其坎爲池名洗心泉曰吾將以是著易徵予銘銘曰鳳之脇蛇之跗浚靈源發玄腴相有德噫何居沐陶泓濡褐徒招羲昌啟榮圖淬鐵搥續韋觚滌遐覽泣墨朱滋吾德神吾書匪茲泉乎

孟氏先印銘 并序

太師信安孟郡王忠厚宋昭慈聖獻太后之兄也王之孫四其主管建康府量料院事諱某者今季成之曾大父也故第在今姑蘇府橋之北偏其橋至今猶以府得名府廢於至正丙申之亂季成以庚子四月遇軍士售銅印於市視其文卽太師郡王料院印也詢其所自云出於頽垣廢址閒季成得而寶之求詩文以紀其異銘曰印亡六國篆出秦斯廢興相尋一何纍纍玉質金相起伏干祀疇王之門世有孫子令聞令望唯此信安天隲舊物赫於頽垣相彼後昆繩此祖武墨艾銀黃實獲我所昔晦今明匪後而先信安在上昭慈在天

伯夷叔齊贊

并序

嗚呼士難取者義也難全者仁也難執者信也捨干乘之國去爲匹夫好名之人能之然不能必其彼此之仁蒙袂輯屨不食嗟來仁者能之然不能必其彼此之信伯夷叔齊吾於讓國得其義於

諫伐得其仁於同死得其信世稱伯夷多不及叔齊猶稱太伯而不及仲雍余以謂非也爲伯夷易爲叔齊難夷之爲齊不能從顧且奈何夷能使齊同已齊能使夷同志吁難矣哉吾悲二人兄弟之爲真異氣而同心者歟故爲贊以明之贊曰人之大倫君臣父子篤於君親友於兄弟棄家如遺棄國如屣併棄其身如蛻泥滓人懷百金換義而使猶有諾否背義去已如何先生各執其志不約而同如合左契孤竹之生首陽之死萬古清風噫二人耳

陶淵明贊

晉室之遺荊州之裔恥事義熙寧死栗里公田之秫三徑之資安能鬱鬱久居於茲何物小兒應束帶見彼五斗粟謂我眷戀秋風吹衣秋露沾裾卿用卿法吾愛吾廬

李令伯贊

少違父母長全其身皇天后地實所共聞應門無童期功無親飲食湯藥祖母唯臣祖孫二人視猶母子緩則俱生急則俱死事君

報劉有臣如此臨表之情宜映青史

李太白贊

玄元奕葉聖神孫逸然跨海超無垠錦袍淋漓舞鬱輪批糠斯文
遺世紛羿娥招搖迎帝闈訴以九河道崑崙飛魚挾翰湘女嬪回
光下照扶桑暎洞庭鈞天弭節聞俯仰一笑三千春天台子微未
足論大兒汾陽誰與倫知章識公尚幾塵日衡氣機與地文采石
之水青山雲魑魅夜嘯狂颺墳吁嗟夫人此栖神文或不死非其
存

石菖蒲贊

并序

東坡贊石菖蒲能言其久而不知其勁今觀菖蒲之葉自本至末
中深如溝傍岸如髮圭角廉厲不可撫捫蓋自根節之堅有以發
之故畫者以是爭能求別於草凡蒲皆不畏水一種生下溼葉大
有劔脊卽昌陽一種生澗沼名昌歆所謂溪毛可羞於王公疑卽
此歟草木非土不生而此獨用水活蕭然巖石之上愈久愈青有

道之士嘻其似之贊曰

石鬪其根瓦礫其節苦而瘠不逐其貞鬱而蒼不昧其潔不汶汶
於風塵不矯矯於霜雪豈其與道逍遙故能堅齒髮而壽歲月也
耶

小像自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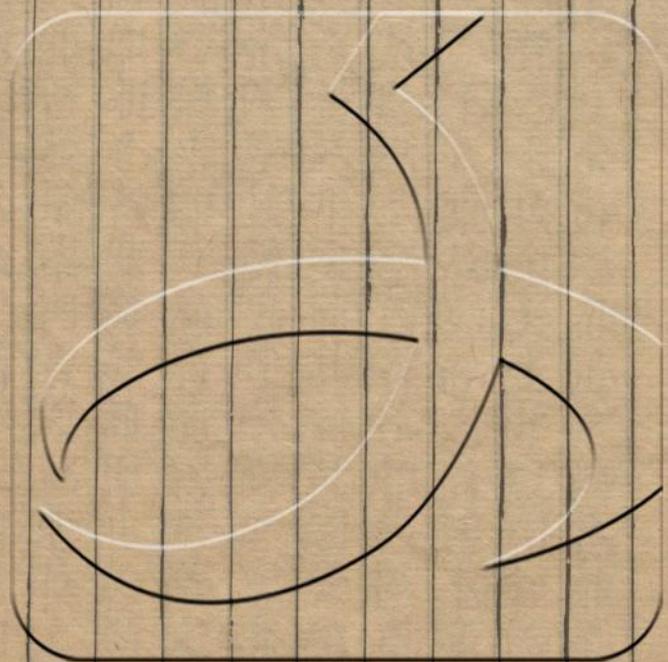
貧至於屢空而心富如萬鍾千駟困至於數奇而心亨如面槐列
棘之貴長不踰於中人而志可以奪三軍之帥此何得而然哉蓋
庶幾乎自反而無媿

書甘澧傳後

僕不善澧每以狂生目之既坐禁錮不通賓客所在談笑索然無
歡然後知澧之不易忽也又時時見人誦澧功德不衰因詢其與
素善者考其出處行事大較述以爲傳大抵士大夫立身行己皆
然方其心存目識正使周孔復生何異於人人至於名可得聞身
不可得而見則雖丹崖青壁猶足使人欽高風而慕盛德是知古

今之士以隱爲樂以仕爲悲者意有在也
鄉先生孫公大雅在洪武初以文名一世於時學士金華宋公
於文最少許可雅重公特爲作傳鄭重委曲考其文可見已章
憲生後公百年時從人得片言隻語猶能想見風采以不能徧
覩公平生論述爲慊求之且廿年矣乃得公所爲文曰滄螺集
於都君立敬又得公詩於黃君應龍各句以歸如得重貨以示
中表弟徐直夫而謀梓之未果也歲乙卯九月立敬直夫同領
鄉薦歸自南都乃重言焉直夫於是捐金僦工而立敬手爲校
勘始得竣事凡爲詩若文七十六首共六卷二君以章憲求之
之勤得之之幸也謂宜有言然不敢以猥淺累公姑記其銓次
顯晦大較如此昔曾子固記歐公醒心亭自謂得託名文辭之
次爲喜且幸公則無媿歐公矣章憲于子固無能爲役而乃挂
名公文顧不尤喜且幸歟弘治丙辰三月廿日邑後生薛章憲
謹記

鄉貢進士都穆校



滄螺集補遺

北郭集後序

北郭集者故中表許君如心之詩也如心少余一歲自幼同研席
卽有能詩聲乙未兵余去土井竄山谷旅泊三吳間奔走飢寒不
以時合合亦不久棄故如心之詩遂不多見且不知其用力專爲
業精一至於此洪武辛酉春作始乞骸東歸掃先人墓退謁親舊
則如心之沒蓋八年矣而其詩已刻於江山縣之薄齋至是長子
賁出以示余俾序其後嗚呼余尚忍忘友之死而序其末邪以吾
之摧憊荒朽猶未卽死烏有清純粹美之質疏通開敏之才温恭
愷悌之德如如心者僅發於詩而止於斯耶將非造是物者其好
惡與人異邪吾於是集抑有以見造物之嗇於前者所以豐其後
予於天者所以棄於人矣昔李太白杜少陵死其詩累千百年無
能及者然計其生嶽崎厯落飢寒困踣孰與身後之多乎向使如
心縮五兩之絲懷半通之銅富貴食肉焜耀一時縱有詩必不能

如是之多多亦不能如是之工也然則士務功名而不汲汲於富貴者有以也夫如心少有志卓然能自樹立會天下多故因去之海上慕韓伯休爲人以終其身年五十有二歲家北郭故號北郭生云江陰孫作次知序

太古軒記

老氏以剖斗折衡絕聖去智爲太上之治於後曹參相齊文帝治天下河上蓋公咸以爲言而明效大驗卒不過刑措而已吾鄉自丙申兵田廬不守曠十餘年民始歸焉其至也蓬蒿滿野鹿豕羣居雞鳴犬吠民不相識耕田鑿井人無爭心許君如心自吳來歸歎其無懷葛天不是過也乃卽居藥之軒扁曰太古而求余文余笑曰自古結繩之治少隆古之世稀以康衢擊壤猶不得爲標枝野鹿之民河上蓋公且不能復太上貴德之治況其今乎君曰不然夫爭名者必之朝吾慕韓伯休之貴知我稀爭利者必之市吾慕宋清之廉於取人以是二者爲太古之民可乎余曰未也然則

吾室左圖右書暇則與聖賢相對汗尊杯飲醉則與華胥同適又有琴焉撫而弄之爲太古之音歌南風之曲皞皞焉吾不知誰之子也象帝之先如是而庶幾太古之民歟余曰幾矣而未大也君乃捉襟起而謝曰鄙人實固不足以知此吾子其發鑰焉余仰而歎曰噫太古之不返者時也其未忘者勢也子亦知上焉爲乾下焉爲坤乎高者爲陵下者爲谷乎乾坤毀而上下易陵谷變而高深猶太古之陵谷三綱不弛則人民猶太古之綱而子以爲古也今也何視世之不廣與雖然自去鄉時來羸糧而歸人已十九遺秉滯穗田野縱橫槁項黃誠含哺鼓腹而余行傭采拾弗獲歸養者十有七年是則俗有淳澆之殊世有古今之異亦已明矣孰謂太古非歟如心世軒岐之學遊心物初糝糝富貴而首邱之思乃心之悲則又余之素也故不辭而爲之記焉過人孫作讓

錢譜序

余先君靜安公以好古博雅聞於當時而尤甚愛古錢遇所得輟

衣食求之不倦或時有憂色玩弄嬉笑輒至解顏作以先君雅好莫此之若故雖出於童兒見必思有以戲嘗戒曰設有水火他物棄之可也惟書畫古錢決不可遺後先君沒三年壬辰盜警作以所藏竊負而逃獲免於難又四年兵起復以所藏載之吳於是書畫古錢稍有存者余方自幸不廢先君之命而松江姚君元澤亦出古錢十二方以觀焉据彼考此以有證無古今前後義例相蒙辟如干將莫耶神物自合余與元澤相視咨嗟元澤且徵余言余以謂士之好古雖近於癖然不失爲君子若小人則寧有是哉始吾鄉之士有以三千緡易一古壘者或笑之曰吾有三千緡易一銀甕矣士曰吾與子二銀甕而取一壘有諸笑者不能荅二人之言皆有理而好貨之言正爲小人嗟夫以一言而君子小人於是乎辨若是則士之好惡可不謹哉而元澤之藏吾又有以識其爲君子矣至正乙未冬十有一月戊申江陰孫作大雅序

滄螺集附錄

東家子名作字大雅官以字行故一字次知姓孫氏世爲常之江陰人自曾大父澂川先生四傳至公而學益大門人弟子以清尚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閎博盡古人未發雜之子書中蓋不能辨也江西饒介之以才自負不輕與人尤喜其書曰公勉成之會有識者奚必後世揚子雲哉至正兵擊家三吳閒盡棄他物唯載先世藏書兩弊籠而已太尉張士誠聞而廩祿之卒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熙怡自若略不爲動久之眾爲買田築室家於淞焉自予在禁林時已聞其名而未之識也洪武癸丑朝廷議采天下士纂修日曆以濂與總裁閒求士於禮部尚書牛諒諒首以公對且出其文一編讀之不覺歎曰安得與此人比肩一時以快平生之願與未幾公起自田里詔與編修入內因得朝夕相歡越六月書奏例除翰林編修官公獨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儒學教授三年選天下學官內任公復在行比考春官廷

對皆第一除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召還成均又明年
升國子司業前後八載與公對牀促席擁爐夜話皆未若出入禁
闥同宿翰林日最親且久也公器宇凝靜似不能言而通亮過之
與人交初若秋霜之不可狎久則如冬曦之不忍去雖或以是非
煽公惟自切責終無忤色平生所得一出古人文特餘事耳然亦
靳爲之有至數年不獲一字者唯好著書當劔戟之聲相應遇其
得意窮日夜筆視不輟家人數口讓之曰吾生丁亂離復憂飢寒
既無益於時又無聞於後是豈天所以生余而余所以事天之心
也哉其勵志不息若此僕嘗窺其成書一二如魯齋王公仁山金
公白雲許公諸鄉先正義有未竟理有未白公一一析決不啻親
承曾思之傳洞矚千古之上析之則理勝闢之則辭嚴動有據依
皆非臆說此公之學不可及者一也他人之文束於理則辭不暢
肆於辭則理不直唯公折旋蟻封不失毫髮下上峻坂如履康莊
此公之文不可及者二也公負二不可及乃欲以文臺屬余余謂

文之有序本故舊門生類次成編志其歲月非以是爲文之重輕
也矧公事業文采方壯未老顧豈菲辭所能贊其萬一哉唯東家
子宜有序又故左丞周公伯溫已述於前獨小傳缺然未書余辱
在記載姑撫其槩以貽知是書而不知其人者觀焉日
贊曰東家子中虛外夷剷鋤城府雖巖栖谷飲遊於造物者不能
過也至於折衝造詣弗苟異同卓然自成一家真士之諤諤者矣
圖說答性難等篇神采俊發正氣滿容濂洛之外康成輩有是言
與人言東家子書其醇正似孟子其瓌瑋似莊周其謹嚴似通書
其峭厲似法言而又約以六經之淵奧周以天下之知虛博大哉
仁義之言斯其爲東家氏之學也吾於公之文亦云宋濂東家子傳
孫作字大雅一字次知門人弟子以清尚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
十二篇號東家子江西饒介之負才不輕重人獨喜其書曰勉成
之會有識者至正兵起挈家三吳閒盡棄他物唯載先世藏書兩
敝篋而已太尉張士誠聞而虞祿之卒以母病謝去久之眾爲買

田築室寓於淞洪武癸丑朝廷議采天下士纂修天文書時學士
宋濂與總裁求士於禮部尚書牛諒諒首以作對因薦入詔與編
修越六月書奏例除翰林編修官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學教授
三年升國子助教又明年升國子司業前後八載皆儒官作器宇
凝靜通亮過人與人交初若秋霜不可狎久如冬曦不忍去雖或
以是非相煽惟自切責不以怨人性無雜好惟著書自怡宋潛溪
先生得其圖說著性難等篇極爲推許以爲王魯齋金仁山許白
雲諸公未知孰先後也江陰志鄉賢傳
孫司業作字大雅官以字行一字次知江陰人著書十二篇號東
家子至正兵亂挈家三吳間惟載先世藏書兩篋張太尉廩祿之
以母病謝去眾爲買田築室於淞洪武癸丑召纂修日曆書成例
授翰林編修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儒學教授三年除國子助教
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召還成均又明年升國子司業宋景濂作
東家子傳稱其性好著書劍戟之聲相磨遇其得意窮日夜筆硯

不輟滄螺集六卷里人薛章憲得其文於都穆得其詩於黃應龍
合而傳之列朝詩集小傳

李武曾云胥元季之人咸襲抱遺老人詩派東家子獨以蘇黃爲
師洵特立之士也明詩綜

編纂日曆洪武六年九月事也先是徐大章報王子充書曰近世
論史者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
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宋重
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
則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
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
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歲終監修宰
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失職者罰之其慎重若此日曆不失
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
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可據也元則制度文爲務從簡便

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
赴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以修實錄若順帝三十六年
事既無實錄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
覈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貫也其論實自大章發之修日曆者
七人孫大雅與焉大雅自號東家子以文見知於牛士良宋景濂
爲作東家子傳謂他人之文束於理則辭不暢肆於辭則理不直
惟公洞矚千古之上折之則理勝關之則辭嚴動有據依皆非臆
說其推許至矣詩絕去元季之習好盤硬語有云蘇子落筆崩海
江豫章吐句敵山岳湯濤瀾絕崖岸粵粵木石森劍槩二子低
昂久不下藪澤遂包軀與鱣至今雜選呼從賓誰敢倔強二子角
吾尤愛豫章撫卷氣先愕磨牙咋舌熊豹面以手捫膺就束縛士
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後來無繼作益欲力追涪翁宜詩之不肯猶
人也

靜志居詩話

滄螺集附錄

右滄螺集六卷明孫作撰作字大雅一字次知江陰人元季挈家
避兵於吳盡棄他物獨載書兩篋士誠虞祿之旋以母病謝去客
松江衆爲買田築室居焉洪武六年聘修大明日曆授翰林編修
乞改太平府教授召爲國子助教尋分教中都踰年還國學擢司
業歸卒於家明史文苑附陶宗儀傳大雅以詩文負盛名嘗著書
十二篇號東家子宋潛溪爲作東家子傳並贊其文曰神采駿發
正氣滿容李武曾稱其詩曰胥元季之人咸襲抱遺老人詩派大
雅獨以蘇黃爲宗真特立之士也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其官編修
因召修日曆成書各書皆同江陰志獨謂其修天文書按洪武朝
曾修清類天文分野之書非天文書大雅得官亦非因此江陰志
舛誤不足據其集爲弘治閒里人薛堯卿所輯跋云得文於都玄
敬得詩於黃應龍合而梓行後汲古毛氏子晉復刻之印本均罕
見近金漣生同轉刻入粟香室叢書并輯附錄於後今爲重梓以
廣其傳至周伯溫序文仍闕如也光緒丙申荷花生日武進盛宣

